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

四十八至五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瑣

謄錄貢生臣湯安泰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四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露布二

河西破蕃賊露布一首

兵部奏劄南節度破西山賊露布一首

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賊露布一首

西平王李晟收西京露布一首

河西破蕃賊露布

闕名

朝議大夫守左散騎侍郎河西節度經略使營田九姓
長行轉運等副使判武威郡事赤水軍使攝御史中丞
賜紫金魚袋上柱國臣某破蕃賊露布事尚書兵部臣
聞背施怒隣惡貫以滿者天誅之行慶布澤德政以順
者人從之况乎夷背其隣有貫盈之罪王將服叛舉德
政之役彼曲我直何可敵哉蠢茲吐蕃僻在西裔山川
禽獸以處之造物者以限之於外區也我國家貞觀之
際戎有微服來朝太宗因而異之啗以金帛終其身不

敢近漢邊矣中宗之享國許修舊好姑務息人乃割愛
主以降之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患洎我開元天寶聖文
神武皇帝陛下嗣宅丕業文化遐被非不以德和之矣
然彼戎以承數代之患晏安七十年之間而得掠諸夷
之種落猶織草之滋蔓因怙其衆轉以作讐悉國興師
犯我河隴天罰有罪大敗其衆既而戎有疑旋悔願得
比為舅甥我皇帝以天地為心山澤含垢重使信以綏
撫蓋不忍以蠻夷而疲其中國人也噫卵而翼之犬長

吠主反伐勃律之屬國匿我四疑亂之亡人誘我石堡
之城踐我蕃禾之麥多行背德是惡貫矣我皇帝怒之
密發中詔使乘不虞以襲之臣以統五原之帥擁中軍
之師奉聖畧憑天威以今月初戒太初之巖引高牙而
出十二月會于大斗之南擇精騎五千皆蓬頭突鬢劔
服之士乃遣都知兵馬使左羽林軍大將軍安波主帥
之先鋒使右羽林大將軍李守義副之十將中馬軍副
使折衝李廣琛等部之臣自以馬步三千餘大斗建康

三水張掖等五大賊路為應接別委行軍司馬大理司
直攝殿中侍御史盧幼臨領步兵五百過合黎川為聲
援又使大將軍渾大寧將軍契苾嘉賓各領步兵於三
水賊境為犄角波主等將辭臣戒之曰爾豈不聞乎天
子之怒伏尸者百萬將軍之權得專誅戮爾須自大斗
南山來入取建康西路而歸當吾所戰鋒可斷飛鳥若
不尅于敵逗留却一作行汝則有大刑雖尅于敵故道
既非而還汝亦有大刑緣隴以西賊必知懼縱為多備亦可

鼓行此本出於聖謀縱舉覺必亦無慮諸將乃敢于勇
決進不顧身十二日至新城南吐蕃已燒盡野草列火
如晝諸將曰賊果知備矣因躡其烽燧高揭旌旗氣雄
雷霆聲疾風雨十五日至清海北界遇吐蕃兩軍遊奕
二千餘騎波主乃使先鋒使大將軍李守義領鐵騎一
千穿賊之中取背而陣又使先鋒副使郎將安貞領騎
二百摩賊之壘斬馘而旋又使中馬軍副使李廣琛領
勃律馬騎一千攻其旁又使節度總管李朱師等領兵

八百騎亢其下使右馬軍副使張仁賢以遊兵一作一

千敵其南北東西左右橫集而兵氣初銳馬逸不止弓

矢三注而連發長劔四按而無前初頽廢與一作苟在

終蹂踐而皆盡誰為其後徒言魂魄歸天不報國恩讎

聞肝腦塗地則向之為寇今已殲焉自朝至于日中凡

斬二一作十餘級十六日進至魚海軍千里煙塵百道

旗鼓波主已先遣前軍副使折衝傅光越設伏于便道

及交矢石又使節度總管唐朝英等寇疑而偽奔戎爭

追之遇伏皆死

一作

因得戮巨鯨於魚海墜封豕于鹿

泉平積骸成京觀斬魚海軍大使劔具一人生禽魚海

軍副使金字告身論悉諾匪生擒棄軍大使節度悉諾

殺生擒遊奕副使諾匪生擒副使金字告身拱齋生擒

魚海軍副使銀字告身統牙胡其餘偏裨難以盡

一作備

載斬首三千級生俘千餘人牛馬羊駝八萬餘頭數獲

未畢虜救潛來在山滿山在谷滿谷顧盼之際合圍數

重諸將皆曰兵法所謂致之死地今則是也亦焉能陷

於虜廷辱明主之深料乎於是謀夫一心士戰倍力擇強
弩長戟為外拒寘輜重生級于其內雖喜獲多急何能
保其俘囚有因動而將變且驅而斬之其虜畜有力極
而難致則擁而焚之候暴夜之時望歸路而突之其初
也銜枚屏氣鬼神無聲既出則奮臂大呼天地搖動暗
諸疑作將馳逐而玄黃且戰且行一千餘里馬無齧草之
所人無一作杯一作飲之地共食冰雪傳食糗糧猶能夜盜
虜之勞使自攻殺朝拔虜之幟爭為致師凡七八日間

約三百餘陣至合河之北斬得二丈之綏而莽布之更益其銳兵追截我歸路安波主懼其危逼請救其後軍

臣遂遣副使劉之

一作友

儒等領後軍二千騎迎之會中

使駱元表至臣行軍使善子雄監之同往救兵既至旌旗相望其氣益振又戰數合虜既不利夜遂遁逃臣聞

軍得歸便牒安波主虜之去也必謂我不能復追之必出其不意可使安思順反戈却入必盡擒之遂東

疑作東

精騎二千與之又使副使娑羅度抱一二丈城副使李

可朱副之臣別差大斗軍副使烏懷愿討擊副使哥舒翰等領精騎一千應之分前麾隨間道蔽山乘夜晨壓賊營或馬淖其妖夢之時或及遊于假寐之際死生同泯不知其云前有朱衣旃裘保而相拒首已飛于異處身猶僵而兀立不可勝紀其有漏網得逸擐甲復來耻於生降窮以死決不免戈矛以撞批而擁坑谷以頽填而就拉拘十不存一所以擒金銀告身副使三人斬首千餘俘囚二百餘人獲牛馬羊駝共三十餘頭足器械

新物一萬餘事謂我再尅而虜再敗矣皆會漢境一如

往哲之朝善

一作苦非

戰以來人所不覩臣試迹前事行之

惟艱且李陵之兵盡矢窮縲為之虜秦人之勞師罷遠

再敗其師未有如今之深入能勝歸者此乃陛下神斷

之謀也聖威之被也不然豈季冬之月天地嚴凝齋孤

軍十月

疑作日

之糧入絕域重阻之地橫跳千里連鼓數

軍討而復擒歸而復襲一日三捷震天聲而凱旋臣獨

輯甲兵日討軍實終當拔邏些城青地斬贊普之首以

懸北闕則臣之願畢矣不勝慶快之至謹遣某官奉露
布以聞

兵部奏劔南節度破西山賊露布

玄宗

楊譚

臣聞天分四序寒暑莫同地裂八陣華夷各異言語不
達詎可以政令齊包茅不供乃可以干戈服黃軒有涿
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逖聽前
古無能去兵將用撫柔遐荒混一書軌豈徒勞師玩寇

黷武殘人而已哉伏惟開元天地之大寶聖文神武應
道皇帝陛下清靜端極無為體道祖文德而耀昌期種
虜解甲恢武功而運上策皆慕化之賓惟彼西戎可逃
天孽豈謂慈仁廣覆猶見背陽之禽聲教傍羅尚有吠
堯之犬伏以南蠻亂德恃險偷生吐蕃舉國興兵資其
叛逆頃者西山戰士及八國子弟因其窘逼遂欲憑陵
敢懷猶鬪之心來犯必誅之令以正月五日率故洪臘
城裏囊邛三節度兵馬八萬餘人分為六道攻圍萬安

柔遠明威平戎及保寧都護衛等五城驅牛馬有甚於
谷量運干戈實踰于山積萬安城使金吾衛將軍張知
海柔遠城使右金吾衛大將軍于仙障平戎城使武衛
劉元果明威副使折衝管希光攝保寧都護折衝馬仙
童等久戍邊隅備閑攻守或自固堅壁不發懸門或蓄
其精銳誘以羸弱賊等不虞設詐競欲登陴再鼓當彼
竭之餘一舉得我盈之勢矢石齊發隳類無遺前後殺
傷不可勝紀八國招討副使左羽林軍大將軍董當左

羽林軍將軍董旁郎董畢郎右羽林董利董哥弄左驍

衛將軍董利峰

一作
蓬

左武衛將軍董奉仇左威衛翊府

中郎將先鋒党利才統八國子弟八千餘衆并都護武

士府健兒一千餘衆間道設伏潛入深林旗鼓相望晝

夜苦戰自其月十五日都護武士殺賊衆退散至十七

日遂攻合所圍明威柔遠兩城兵馬併力死戰攻萬安

新城十八日都知西山子弟兵馬副使左金吾衛大將

軍攝臨翼郡太守董郤麴左羽林軍大將軍兼靜郡太

守董元智右羽林大將軍兼蓬山郡太守董懷恩右驍
衛將軍兼歸誠郡太守董思賢江源郡太守董懿

一作懿

右驍衛大將軍董仁罷折衝董弄封等領八郡驍勇并

蕃漢武士等七千人自蓬娑路取牙山出其不意銜枚

夜襲賊等震驚遂相殘戮棄其輜重稍欲抽軍蒼黃之

際前後

一作
剪除

畧盡漂杵之血方此非少積觀之屍今茲

目覩同州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羽林大將軍兼通

化郡太守譚元管受遣左金吾衛將軍裴振攝維川郡

長史折衝張粲雲山守捉使折衝姚高偁攝天保郡折衝楊夏日攝司馬董元勒一作勤等率健獠三千人自滴

博領入競施掎角之勢各陳擒縱之謀自正月五日至二月五日前後轉戰五十餘陣生擒吐蕃哥末國王渠時兵馬副使翟步離并士衆等二千餘人斬獲故節度副使且祿翁都知使乞呂徐男律熙等械牛馬羊等二十餘萬右威衛郎將康裕昌保寧都護府長史鍾景等恭承將命挺劍重圍宣傳聖恩曉諭將士遂得賈勇萬

夫激節以小克衆實仗天威取亂推亡誠因廟算今長
鯨就戮封豕載屠桃塞放牛徒聞往牒華陽歸馬希遇
聖朝無任慶快之至謹遣威衛郎將楊如海奉露布以
聞軍資器械別簿錄上

兵部奏桂州破西原賊露布

肅宗

楊譚

臣聞聲教無外修文德以來遠人職貢有虧耀武威而
討亡命然則五材並用金革為遏亂之資八卦相宣弧

矢乃濟時之具事非獲已道豈為侔將治衆以安人必
除殘而禁暴歷覽今古誰能去兵未有舍禮樂而致昇
平奮干戈而弘大業者也伏惟乾元大聖先天文武孝
感皇帝陛下明齊日月德配天地化周異類澤洎無垠
寰宇已墜而更興社稷將顛而復振崇勲累績曠古莫
儔蠢茲魑魅之鄉敢恃犬羊之衆據其險要恣其寇攘
西原羈縻舊染聲教被其不問二字一作誘引同惡者
險皆可疑多僭稱王侯偽署官爵旌旗蔽野鼓角沸天恣殺戮以

威人將玉帛而濟衆方圓數千里控帶十八州丁壯並
執其干戈子女盡充其僕隸自謂強盛轉加克頑迫之
則鳥散獸驚緩之則蟻結蜂聚老幼奔走耕稼失時萬
井無烟兆人失業不賓王化于茲四稔臣前年銜命到
州深入招慰示之仁信許其自新猶尚憑陵每行攻劫
管內州縣日漸流離村落焚燒廬井空竭伏奉去年三
月十日勅遣中使魏一作衛朝璨宣慰凡諸首領皆賜勅
書再三曉諭許其官爵但以災方人物躁競者多承平

已來久絕朝命自蒙提獎感激殊私戮力同心傾家竭

產訓勉子弟策勵甲兵介胄自出於私門糧儲不損于

官廩向非陛下化周動植德及遐荒豈有不勞王師坐

清氛祲去年二月二日睦州武陽珠

唐書作朱

蘭金溪黃橙

等一百餘洞大賊帥偽號中越王廖殿

此下偽號唐書與英華顛錯不

同偽號桂南王莫淳偽號拓南王相公

唐書作文

偽號越南

王莫尋

唐書作得

偽號象郡王梁泰

唐書作奉

偽號鎮南王羅成

唐書作誠

偽號戎成王莫禱偽號南海王羅品等潛相結構

約二十萬衆跨壤連州志如梟獍風號雨嘯心等豺狼
仍欲先破嶺南後圖嶺北遠近百姓皆不聊生臣遂激
勸將士宣傳聖旨誘以厚賞使其盡節皆決命苦戰非
無損傷不顧危亡志懷忠勇大首領梧州長史鎮南副
都護攝柳州刺史西原遊奕使張維南勸率首領統茲
軍政萬夫齊進一舉無遺都知兵馬使朝散大夫象州
刺史成匝領當管及柳州刺史衡州等戰手共一萬人
卷其旌旗踰挺爭先膺有渠魁當陣斬獲經畧副使朝

議郎行賀州長史穆成構防禦副使朝議郎梧州長史
任早梧州刺史本州防禦使李抗先鋒總管梧州長史
秦匡朝四界遊奕使廣州番禺府折衝譚崇慰及總管
子將等五百餘人并西原環古等州首領方子彈甘令
暉羅承韋張九解宋原等五百餘人各領子弟并部外
義征及總管內戰手共成二十萬衆或擐甲伏兵縱其
救援或致果決勝扼其喉咽左右夾攻飛走無路諸將
及首領等義在竭誠以死無生以晝繼夜或攻或圍當

其彼竭之餘遂得我盈之勢封豕既戮長蛇又屠餘黨
喧騰自相蹂踐勢如解擗事等摧枯指揮而夷獠喪氣
一作魂叱咤而山川阻色賊等既因失律不知所向或連

袂墜谷自成積觀之尸或帶及投江有同漂杵之血橫
行歲久驕縱日深勢如雷霆莫敢拒敵臣乃陳師誓衆
思各忘軀自春徂冬凡經二百餘日前後苦戰各三十
餘陣破賊二十萬衆斬首五十餘級以頭首喪亡餘黨
奔亂窮滅之後然始求降臣伏以人無盡劉道忌太甚

因陛下好生之德合陛下至仁之心於是宣傳聖恩示

其生路大賊帥武承裴敬簡

唐書作武裴承韋敬簡

等二人餘衆

竄伏無地周章失圖解

一作袷

甲轅門面縛請罪臣便脫

其桎梏仍加宴賞兼賚足帛散于營農各分疆界使其

斥堠遞相轄控永絕憂虞今臣管內亦且寧帖實賴天

威遠備

疑作被

廟算遐臨靖彼克殘康茲億兆無任慶躍

之至謹遣所部官桂州臨桂縣丞朱璟謹奉露布以聞

其立功將士首領別簿奏上

西平王李晟收西京露布

一作破朱泚
露布 德宗

于公異

神策軍京畿渭北商華鄜坊丹延等州兵馬副元帥李

晟於苑牆內神廡倉東南連白苑

二唐書
作華

破逆賊朱泚

兵馬收復上都露布事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司

一作
主

殺伐若終始煦嫗

一作
殺伐

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

暴則殘滅

一作
滅絕

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以

一作
故

春秋序行則通天和而母元氣

一作通天和
而充氣母

德刑具舉

則協王道而經彛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

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剔克戾

一作攘又安一作保又一作保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

有以然者抑實為焉一作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于乾

坤貞明侔于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

耿光奉肅宗代宗之不烈自纂承一作前緒高居穆清

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性一作物頃者邊鄙或

聳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僕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

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

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穢之物腥彼宮闈散作

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帝懷柔河朔敷佑下人錄其

率化之類績一作加以登朝一作優之禮恩澤汪濊集凡

庶之門名器燻灼加闡葦之葦一作質謂一作革桀跖一作

鷙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莢瘼一作狗吠豢

牢之主頃屬鑿輿順動郊畿一作駐蹕而泚乃嘯堯命

醜阻兵安忍長戟一作拍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

毒王師以蠶尾罪浮

一作

羿浞惡貫梟獍是以萬方糾

一作

憤怒九服囂騰思齒劔者投袂而興爭俸

一作

及者

不期而會屬賊臣聞

一作

釁陰貸凶謀中

一作

緩雷霆

之誅遂延頃

一作

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算恭行天罰

一作

攝衣登壇明君親

一作

之大義禡牙宜

一作

社假

神祇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更

一無

總領師徒直趨

都邑略灞滻而

一作

揚旆瞰園游

一作

而下營土濠

一作

堊扶

雲舒木柵

一作

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元寇

一作

卧

鼓偃旗猶輕小利賊初陵犯畧以一作畧芟夷謂其氣竭

而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為遂一無遂字

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占勝風于大旆未鼓而人

心粗勵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主之誠一作報國之心盡一作

爭淬復讐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疾一作長驅五月二十

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神策行營商州

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尚可孤本軍副使都知兵馬使御

史大夫吳說一作說都虞候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

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工

一作刑

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

御史大夫康英俊隴州節度右廂兵馬使郭審全又權

文成神策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元

一作光

俊等受

一作

承命于牙旗之下分麾于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

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侵

一作浸

淫布

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于光泰門外悉

一作盡

銳於

神廡倉東繚垣全

一作摧

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

歸

一作離

於舊壘前偏已交于賊鋒若降于天若

一作如

出

於地賊帥姚令言張芝

一作雲二唐書作張廷之

等志懷剽

一作傑

狡

心言

一作

尚憑陵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怙亂賊義氣則

一作

如有餘勢如

一作同

騏馳衆若蜂

一作螽

集橫列堅陣勢

一作

旁

連高岡猶張躡躡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前兵馬使

兼御史大夫王必知牙官兼刀斧將兼御史中丞史萬

頊等自相誓約又令軍行

一作又合軍聲

指麾而貌

一作龜

兕作

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

而星馳兩翼旁行

一作張

而雲合霜及吐

一作交

光而揮霍

一作霍曜 鼉鼓騰聲而隱，麟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蹈，一作

踏 藉遂至于上蘭，取彼鯨鯢直通乎。一作於 中禁段誠諫

賊之心脅，既就生擒。涇原將一作沈厚運 賊之羽毛，終制死

命。故其係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于蕤莽，一作莽蒼 之間震

懾于旌麾之下。臣以其今一作雖 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

心以如初，敷皇一作王 化而咸一作如 一姚令言等力扞王

師退而復合，惡烏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

自殍及申，一作自殍以及酉來 拒而復攻。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

鼓聲之氣霆鬪而電奔

一作雷馳

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

燎原之焰馬逸不止人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屍

一作尸

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

廂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鏐

一作銑唐書作銑

義武軍兵馬使

楊萬榮左步軍使御史大夫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

去傲

一作傲

郝覲等

一無等字

華州節度使左廂先軍兵馬使

馬英華右先鋒兵馬使董泚

華州至董泚二十三字一作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

右先鋒兵馬使董泚

神策行營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慎金右廂左

都虞候張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若一作甚決

河雖其盜一作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

才一作纔同欲乘陵魯無一作之鑄及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

生擒偽署侍中董泰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左一作右僕

射同平章事張光晃一無晃字兵馬使李倩敬釭等逆賊朱

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

子奇等追躡計即梟一作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參

會凶德褻一作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

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足等夷晉有敦玄自當超

軼子暴其父陰侵於陽自古未有如泚之大者也或者

上天之意申儆于巨唐中興之期先一作光啓于陛下然

則二字一作不然何王師奮伐一作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

功有輕于折箠猶慙一作逃密網尚反隻輪誠當盡敵之

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

復一作蕩宗社之深耻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

禁祇一作修謁寢園鍾簏不移廟貌如故盡為二字一作宸

極之所垂祐一作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

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

上天降鑒睿慮潛一作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武一作圖

於穀內再造可封之俗因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

鑄鏑澹乎華胥之代一作夢冥一作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

台司幸當統帥乏吉甫之文武缺卻穀之詩書此皆諸

衆叶心羣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臣不勝慶快之

極謹差監軍使王敬親牙觀御史大夫符郡王邵張少

引謹奉露布以聞

文苑英華卷六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四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彈文

彈賈執傳湛文一首

彈張瑾將軍等文一首

彈李子和將軍文一首

為奚御史彈尚書某人入朝不敬文一首

代御史王師旦彈莒國公唐儉文一首

彈劾南東川節度使嚴礪文一首

彈劾賈執傅湛文

梁大同中

劉孝儀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
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
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
我不見闕出悖慢言語連及于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
牛誤父自殺近效殘貪賄賂狼籍特逢解網宥其餘命
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遜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

傅湛才簿

一作簿

駑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蹈極刑押

對鞫書累逢闕過未聞報効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

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

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覩廐令之忠甘泉道蕪

遽見扶風之罪宜其拘乎東市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

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末因私忿遂顯

懷鳩之逆雖跡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於人自彰穢醜

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

一作

歎是使王媯悲于連累黑要喜於得用大子舍人始興
蕃王臣蕭毅幸因祉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
人雍容之賓未遊於雕苑號怒之容日醉於雷池致使
博徒跣弛慢醉盈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
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
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廝預官流刺
尚施行輒不禁止

彈張瑾將軍等文

杜正倫

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鐘鳴漏盡夜行宜息故張良
多病辭少傅而專道養韋賢告老謝丞相而乞骸骨豈
惟體非筋力不可疲殆從政抑亦情重謙退欲以廉讓
弘道自時積亂離久習澆弊仁義之化忽之其若遺名
利所存苟得而無耻今四海乂安羣生樂業陛下思治
之情勞於寤寐臣謂欲防其末先正其本若廉耻之教
不行則昇平之化無自謹按瑾等理治之教義多罕稱
出身事主行能兼闕年方壯也尚不如人耄又及之無

能為矣張瑾拔跡行陣素無才畧自歸聖朝總兵

一作屢總

過任子玉之戰頻有喪師須賈之髮未足論罪朝廷假以餘年不寘于法陛下再造天地更施雲雨瑾等並以髮齒流恩遂使名器踰量特進之號擬迹竇周公冠軍之名連衡霍去病既年在遲暮智之老成宜思靜退自安止足而外託闕庭之戀內希筐篚之恩牽力衰朽強顏預朝

一作強預朝會

陛下仁愛之心形容于萬物以其不堪

侍立特于廊下賜坐叨榮自若聞寵不驚貪競之志更

深覲目

一作胃

之顏愈厚臣聞設法訓人在弘其教引年

敬老終取于賢寧有庸庸之流諄諄若是而可均彼上
庠忝茲厚秩且名曰人臣事乖朝列養非貴德坐異論
道縱慶雲之會不別荆棘闕恩傷教其如禮何臣以庸
才謬當朝寄風俗未清實任其咎瑾等爵秩既隆虧損
尤大釋此不問安事狐狸激貪止競宜從隗始儻天地
含容未至

一作忍

屏黜請斥放之罷歸里第且七十致仕

古今通規近代以來貪競不息臣隨即舉劾恐陷罪者

多內外諸司有如此比散下知之使遵節制四維以張
彛倫式叙

彈李子和將軍文

杜正倫

臣某言臣聞同陰以息分路尚有悽然向隅成悲滿堂
猶且不樂况天倫長逝伉儷不終共被同車之歡遂隔
今古撫存悼亡之痛有傷心目而可譬孔懷于行路忽
齊體於泉壤對凶筵而奏艷妓悅新寵而忘舊哀此實
名教所不容人倫之尤蠹者也謹按子和一介庸流百

行兼闕階緣際會叨濫恩榮乃分建茅參掌禁衛廁跡
周行有年歲矣縱前賢之行未識思齊而先王之禮宜
其企及寧有弟喪妻殞纔逾十旬子哭父歌遂同一日
身被子高之縑室對安人之簞隣春不相而家妓畢陳
節物共時而悲忻相對傷風損教莫此為甚何可視息
人間參預朝列雖自鄙已下無足致譏而告朔餼羊實
愛其禮陛下勤求治理崇獎教義欲使習弊之人變于
其道但子和器識庸下所傷尤大若準常科則免而無

耻請特加貶以敦禮教謹奏

為奚御史彈尚書某人入朝不敬文

陳子良

臣聞孝愛資于事父忠敬盡于事君淑慎爾儀不憊于位聿修厥德無忝所生苟虧格言必貽明罰竊見某甲出自庸微素無才術幸以運逢義始早預周行佐命之勞已酬爵土攀附之寵復典樞機擢自芻蕘功歸聖德昔晉榮八座蔡謨始漸斯官漢貴五曹鄭均才沾此秩

况某方圓無取叨據非宜而覆餗之譏于焉已及款器
之戒如何遂盈不能翼翼在公兢兢從政及復入朝散
誕無鞠躬之容陪軒慢懈之虔恭之禮有一于此身名
何寘臣雖凡品職當糾察既覩相鼠之儀敢忘逐雀之
志若斯風不黜方紊大猷宜正刑書以彰朝典請以某
見事付大理治罪謹言

代御史王師旦彈莒國公唐儉文

許敬宗

臣聞古人涖職不膳池魚前良罷官尚留家犢拔園葵而自潔垂往哲之通規飲吳水而齊清標曩代之遺則若乃營求不已貪猥無厭徇私利而黷官方挾朝權而侮天憲有一于此必寘明科風聞唐儉往任尚書之日付託前鹽州刺史張巨令舊唐書作臣合遣錄事參軍張正表元大節等專令檢校牧放私羊所判文書自云檢示約東剪毛之貨易州僚判署潛立公文市司勘估一同官案并有放羊人康莫賀咄所署文牒共稱牧長依問巡

察使揚暮狀與新聲秩

一作新聲扶

同謹按前

闕

部尚書光

祿大夫莒國公唐儉門資斗食器劣餅筭在勢為優唯

聞酒德座

一作席

賓常滿無匪博徒以逐兔之微庸屬鳳

翔之興運功未參于執帛賞已茂於桓圭效無補于經

綸位乃隆于常伯由是越自泥滓超驤雲漢甲第高門

與絳灌而並列朱輪翠蓋共吳鄧以齊驅寵出勲前化

家開國任君才表揮翼在梁瀝膽隳肝未答謬官之刺

驛魂飛魄豈謝匪服之榮反復乘此恩波肆其溪壑之

性憑茲惠渥縱其姦慝之心敢以私產託於州將芻豢
交易並立案于曹司牧園家童咸假署于名級情包僭
擬家有擅除以此論僣深驚視聽稽諸往冊國有常科
其鹽州刺史張巨令昔在部符寵膺繁露趨其勢位擅
役官寮資給貪夫成其敗類順行私令汨亂天綱請皆
付法以清攸數無任嫉惡之至謹奉白簡以聞

彈劾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文

元稹

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嚴礪在任日擅籍沒

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等庄宅奴婢等并

集作

於今

兩稅外加徵

集作配

錢米及草等謹件如後

嚴礪擅籍沒管內將士官吏百姓及前資寄住塗山甫
等八十八戶庄宅共一百二十二所奴婢共二十七人
竝在諸州頓內分析

右臣伏準前後制勅令出使御史所在訪察不法具狀
奏聞臣昨三月一日勅令往劍南東川詳覆瀘川鑿官

任敬仲賊犯於彼訪聞嚴礪在任之日擅籍沒前件庄宅奴婢等至今月十七日詳覆事畢追得所沒庄宅奴婢文案及執行案曲耿琚馬元亮等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正月十八日舉牒云

集作
稱

管內諸州應經逆

賊劉闢重圍內并賊兵到處所有應接及投事西川軍

將州縣官所由典正前資寄住等所犯雖該

集作
經

需澤

庄田須有所歸其有庄田奴婢桑柘錢物斛斛邸店碾磴等悉皆搜檢勘得塗山甫等八十八戶案內並不經

驗問虛實亦不具事賊職名便收家產沒官其時都不

聞奏所有

集作取

資財奴婢悉皆貨賣破用及配充作坊

驅使其庄宅桑田元和二年三年租課嚴礪並已徵收

支用訖臣伏準元和元年十月五日制西川諸州諸鎮

刺史大將及參佐官吏將健百姓等應被脅從補署職

官

集作掌

一切不問又準元和二年正月三日赦文自今

日已前大

集作反

逆緣坐並與洗滌况前件人等悉是東

川將吏百姓及寄住衣冠與賊黨素無管屬賊軍奄至

暫被脅從狂寇既平再蒙恩蕩嚴礪違詔命苟利資財
擅破八十餘家曾無一字聞奏豈惟剝下實謂欺天其
庄宅等至今見被使司收管臣訪聞本主並在側近控
告無路漸至流亡伏乞聖慈勒本道長吏及諸州刺史
招葺集作疲人一切却還產業庶使孤窮有託編戶再
安其本判官及所管刺史仍乞加貶責以懲集作奸欺
嚴礪又于管內諸州元和二年兩稅錢外加配百姓草
共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

右臣伏準前後制勅令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使錢外
加率一錢一物州縣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
史訪察聞奏又準元和二年赦文大辟罪已下咸蒙恩
蕩准官典犯贓不在此例臣又

集作訪

聞嚴礪加配前件

草準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姚孚檢勘得實據
嚴礪元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舉牒稱管內郵驛要草
於諸州秋稅錢上每貫加配一束至三年秋稅又準前
加配計當上件草臣伏準每年旨條館驛並

集作自

有正

科不合于兩稅錢外擅有加徵况嚴礪元和三年舉牒

已云準二年舊例徵收必恐自此相承永使

集作
為

疲人

重困伏乞勒本道長吏嚴加禁斷本判官及刺史等仍

集作
伏乞準前科責以息誅求

嚴礪又於梓遂兩州元和二年兩稅外加徵錢共七千貫文米共五千石

右臣伏準前月日追得文案及執行案典趙明志勘驗

集作
檢勘得實據嚴礪元和二年六月舉牒稱綿劍兩州供

元和元年北軍頓遞費用倍多量於梓遂兩州秋稅外
加配上件錢米添填綿劍兩州頓遞費用者臣又牒勘
綿州得勘報稱元和二年軍資錢米悉準舊額收盡送
使訖並不曾交領得梓遂兩

集作等

州錢米添填頓遞亦

無可

集作克

折當州錢米處者臣又牒勘劍州得報稱元

和元年所供頓遞侵用百姓腹內二

集作兩

年夏稅錢四

千二十三貫三文使司令於其年軍資錢內尅下訖其
米即用元和元年米充並不侵用二年軍資錢米數使

司亦不曾交

集作支

梓州遂州米充填者臣伏念綿劍兩

州供頓自合準制

集作勅

優矜梓遂百姓何辜擅令倍出

租賦況所徵錢米數內準尅下劍州軍資錢米四千二

十三貫三文其餘錢及米並是嚴礪加徵別有支用其

本判官及梓州遂州刺史悉合科處以例將來擅收沒

塗山甫等莊宅奴婢及於兩稅外加配錢米草等本判

官及諸州刺史名銜并所收色目謹具如後

擅收奴婢庄宅等元舉牒判官度支副使檢校尚

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崔延

都計諸州擅沒莊共六十三所宅四十八所奴
一十人婢一十七人

於管內諸州元和二年秋稅錢外隨貫加配草元
舉牒判官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盧詡

都計諸州共加配草四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七束
加徵梓遂兩州元和二年秋稅外錢及米元舉牒
判官攝節度判官監察御史裏行裴洙

計兩州徵錢共七十貫文米共五千石

梓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嚴礪

元和四年三月八日身亡擅收塗山甫等莊二十

九所宅四十一所奴九人婢一十七人加徵錢三

十貫文米二千石草七萬五千九百五十二束

元和二年三萬一千七百九十二束
元和三年四萬四千一百六十束

遂州刺史柳蒙

英華
作濛

擅收沒李簡等莊八所宅四所奴一人加徵錢

四千貫文米三十石草四萬九千五百三十五

東

元和二年二萬四千五百三束元和三年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二束

綿州刺史陶鋗

擅叔沒文懷進等庄二十所宅三十所加徵草

八萬八千六百八十八束

元和二年三萬八千九十三束元和三年

五萬五百九十五束

劍州刺史崔實成

元和二年十一月五日改授印州刺史

擅叔沒鄧琮等庄六所加徵草二萬一千八百

七十七束

元和二年九千三十九束元和三年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束

普州刺史李愬

元和二年加徵草六千束三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五十束

合州刺史張平

元和二年加配草三千四百六十二束三年加徵草五千六百五束

渝州刺史邵膺

元和二年加徵草二千六百一十四束三年加
徵草三千七百二十束

榮州刺史陳雷

元和二年加徵草九千四百三束三年加徵草
五千四百二十七束

瀘州刺史兼御史劉文翼

元和二年加徵草三千八百五十三束三年加
徵草三千八百五十束

資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八束
三年加徵草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束

簡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一百四束三年
二萬三千一百一十八束

陵州元和二年加徵草二萬四千六百六束三年
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龍州元和二年加徵草八百九十一束三年二萬
三千八百六十一束

右以上本判官及刺史等名銜并所徵收名目謹具如
前其資簡等四州刺史或緣割屬西川或緣停替遷授

伏乞委本道長史各據徵收年月具勘名銜聞奏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聖慈軫念切在蒼生臨御五年三

布赦令殷勤曉諭優在

集作惠

困窮似涉擾人頻加禁斷

况嚴礪本是梓州百姓素無藝

集作才

行可稱久在兵間

過蒙

集作於

獎拔陛下錄其末

集作微

効移鎮東川仗節還

鄉寵光無比固合撫綏士

集作黎

庶上副天心蠲減征徭

內榮鄉里而乃橫徵暴賦不奉典常擅破人家自豐私室訪聞管內產業阡陌相連僮僕資財動以萬計雖則

一作即

沒身謝晷而猶遺患在人謂宜謚以配名削其褒

贈用懲不法以警將來其本判官及諸州刺史等或苟務容軀競謀侵削或分憂列郡莫顧詔條但授節將指揮不懼朝廷典憲共為蒙蔽皆合痛繩臣職在觸邪不

勝其憤謹錄奏聞伏聽

集作候

勅旨

文苑英華卷六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

宋 李昉等 編

移文

此卷英華所編失
年代先後今正之

移虜淮陽太守文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為東魏與梁請和移文

梁報東魏移文

答魏初和移文

移齊河陽執事文二首

移虜留使文

移虜淮陽太守文

永明十年太歲某淮陰太守某移淮陽長大齊乘乾得
一清寧今皇上體聖居震纘戎昌緒仁澤之所灑沾惠
風之所偃靡威武之所勝疑作騰驤刑政之所宣暢浩浩
乎其不可涯涘固能徼岷禺關夷海拓沙渚道零山八
盾承嗣九垓禔福含齒戴髮其樂只且所以通歡魏境

靜息邊民嗟爾黔氓共和優忝而魏主不篤我信誓侮
弱我慈懷憑陵我南城寇擾我樊鄧元帥逞梟鳶之心
銳卒畜蜂蠆之毒蠅飛藩棘蟻附池隍我聊命偏將執
而俘之連左衽于郊門頻編首於外闕有司將加誅焉
天子弗之許也重謁而請天子又不許也更從請所以
置之乃制詔曰昔虞帝欽明苗山記倒戈之陣夏君踵
武鈞臺載不戰之兵今鋒鏑陵邊彤雲入候加討而後
擒待征而知服此迺朕之涼德彼將何德徒哀其積習

為性因染遂變

一作感

不識天時用干人事雖同濱率境

自隔王臣直曰斯民獨為係虜父母生乖妻兒遠則

疑作別

桑梓悠悠墳塋萬里情甚悲之可解網改祝聽歸巢穴

豈直隣好足鄙

疑

特以哀矜自中以時資遣稱朕意焉

已遵明詔部送所甯若干人即日在界宜速近護時施
故堡使幽荒之外知皇王之德音故移

為侯景叛移梁朝文

魏 叔

夫化成萬物分界九道紀之以山河照之以日月方足

圓首含氣呈形咸總之於聖人畢會之以朝市皇魏應
銜甲之祕圖納封金之寶命萬方為宅四海為家卜世
靈長將踰八百天壤之間朝疑不別焉惟夫三江五湖
九蠻百濮其地如掌人鳥未分瞻星昧環拱之方託水
迷朝宗之義積蠅為衆長蛇稱長石田無菽粟之用衆
人非聲教所孚是以年歷三偽棄而不有豈力不足蓋
所未徵而陸梁塗泥時軼疆鄙天討所遺理存惡殺自
二紀及茲中原多故未清區宇文武兼勤偃伯歸戰有

懷勞止將令動植俱仰堯心遂冠蓋括途象胥提告推

誠蹶然類識王道授衣禮

一作詞

節拜首歸仁舞戚所以

為高止戈故能稱大方知夙沙交臂不待兵車有苗納

欵未勞征伐而庸夫為善希能令終狂人克念更知徒

語聞利無匹夫之信好虐有助鬼之心白頭為賊魯莫

自揆嘉文浮功甘於苟得罔顧榆次之禍詎識江浦之

禽侯景一豎微蔑民斯下矣人倫士操本自不倫直以

少從羈勒頗習趨走叨忝名器事出余朱藏情諂笑惟

利是視義兵同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非小人而
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不義不信自此可知但丁公之戮
時有未可也大澤深山龍蛇並育遂容其悔非棄其瑕

穢任

一作假

以將率授以兵符庶其被鞍銜鍊盡力馳驟

指蹤投縲駕兔或擒而弱才負重折足是慮置之不爭
之地虛出韓鄭之間曾無戰伐之勤可言摧陷之績歲
往年徂率無可紀而腹心羣小信納逋亡劫奪行道侵
掠民庶流聲遠聞王法有典驄馬將出朱筆且行自貽

伊戚了不知咎盜憎主人乃圖逆節拔本塞源以疑委

衍

身賊虜逼脅居民翻蕩城池叉手曲躬千里唯諾殘賊
相依忻同鱗水寵以大位屬以東方外曰臣主內深骨
肉安危契濶約以死生拯其鼎鑊之命全其齏粉之福
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
非此類至于老母暮倚少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
食毛之屬可為痛心哉景忽之如草芥棄之如塵垢任
其斲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故麀食子有以可親觀臧

窮否耻其並主獸心人面華裔同讐歸家懼執法之刑
赴賊反噬濟之釁首領無地進退數窮遂騁邪說自託
左右苟有君子義均逐雀而彼方上下樂禍好亂叛竊
之豎獲毒之人圖浮芥之小利忘丘山之大禍乃崇飾
土偶被以玄黃馳馬高蓋載鸞為重委以專征施其爪
角驅逼子姓率我叛亡逼厭虐之侶鞠苦役之衆蟻攢
蚋集侵竊邊鄙恤患分災本不要于違僻違衆悖禮盖
神明之所誅皇帝垂旒華土則天而動卷覆三古懷佩

百王掌握中道崇基增構殊塗同會百慮一歸中外禔
福戎華俱庇持秋霜夏震之威以拔山超海之力顧指
則風雲總至迴眸而山岳削平雖復旗鼓所臨有征無
戰猶以師出而服辱在我世所務者息民所存者文德
豈復以擒將威敵漂杵溺驂為功于一時示武於千載
且天生五材有聞前古禍非我貽其得已乎遂置壇命
將持柯畢禮引營就道分途競馳批熊舉輪之士翹闕
扛鼎之卒被組橫矛執爰挺劔龍駒並躍驥子千羣沸

聒天壤蒸鬱雲霄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候騎羅絡聊逞
前驅天兵之鼓未鳴衆軍之旗詎接而荆揚烏合一朝
崩解塞川滿野馘耳截鼻以千萬計不可勝數宗親節
將咸見擒束委命軍吏憂在釁鼓楚兵吳甲積若山丘
青鵲赤烏噎流斷岸千金之貴為我資焉痛辱可哀其
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方之噬臍悔之靡及皆侯
景叛戾虛相陷誘指成提挈之舉終無犄角之勢景棄
本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

三秋拘網立匏朝不謀夕豈能搖足東上遠赴彭城天
奪彼鬼信納虛詭使蕭明貴孫面縛於徐泗景為凶藪
逡巡而坐觀託人七尺之身居人成敗之地急病讓夷
固若此也兩端自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雖潼清
復梁之喪師單輪不返擊援之期終當無日勢窮路盡
憂在滅亡事番變生將謀及已且彼軍殲殄江淮屠酷
禍源釁迹景變疑作實為之上懼金陵君長致請設二字疑
之責下恐荆吳子弟洗疑父兄之冤愚小猜驚將興異

計乘專任之機藉方面之重必當招結僉楚扇合無賴
內自封植外絕防禦因見信而類起出不疑以竊發事
比疾雷理同激矢上或憑陵乘一作疾專擅縱橫下則

鳴峙淮肥覬覦叛換老疾姦回不虛然也而彼土區區

厚加崇納置之襟帶之方處以藩籬之所費金帛于裂

火罄酒漿於漏卮非乘景虛聲委其變

疑作實

用夫量材

授任必原其始考行責成當存其大景豺聲蜂目之首
狼心狐魅之徒義無父子棄同即異捐親背德于我尚

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且我疑重傷心尾大不掉

魚脫于淵義彰老氏而假威凶險授柄姦回欲求肝膽
之誠更啓危亡之兆固智者不為迷者遂去若抽薪止
沸剪草除根髡首囊頭义手械足返國姦於司敗歸侵
地於玄武非直惡之在今天道人事實棄無禮苟達一作

違之者其長世何若悔非知罪恭承德音且欲飛驛合
符班師凱入悠悠水鄉有救其死若乃執篩非之辨固
遂過之失便當盡常勝之戰極必取之攻飛江南渡深

山將恐削壤卑名雖頓顛而不獲亡宗滅廟望喬木而

可悲昔田假英人於期壯

一作莊非

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

景竦悖狗子攪亂四國庸可紓難棄若孤雛何足戀戀

於亂臣勤勤于賊子也王者之威心

疑

厲如雷電信同

寒暑言猶麗天移至深念變通熟量可否幸思大雅無

貽後悔

為東魏與梁請和移文

元世俊

侍中大驃騎同尚書令武陽子元世俊移梁執事乃卷

江漢襟帶南土疆場相望交錯如繡輜軒未通革車屬
起一彼一此或利或鈍亡載得輿所獲蓋寡爭鷄失牛
所損更大空使干戈未戢一作不戎馬生郊髓腦塗于原

野骸骨暴于草澤二國不和百姓何罪靜言思之良所
未悟我皇帝以聖明啓運禮樂惟新澤漏原泉道光日
月方欲寢榆闕之高峰罷輪臺之遠戍鑄劍戟為農器
納蒼生于仁壽而前益州刺史傅和往處西蕃逢時多
難歸途一作中多阻流寓江濱亦既來朝具陳彼意知以

止戈在念去殺為心留情灌瓜遲存通樂夙期所望實

協虛想

一作心

猶恐失詞或乖其實眷言在茲佇聞良信

至彼假節開遠軍李稜昔經垂翅遂掛天網矜是南寇
拾之還書故因其致書用宣朝旨若覆前言共敦隣好
當拂逆旅以待行人

梁報東魏移文

何敬容

侍中宣惠將軍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報魏執事成湯二
十七征志惟靖難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既異時而

同致信殊政而一揆豈其黷武以窮兵寧為仗威而尊

大我皇帝降茲仁

一作上

聖承彼百王負宸君臨不以四

海為貴冕旒日昃常以百姓為心同二儀以覆載一六

合而光宅德踰羲昊道邁唐虞諒開闢之聖君信典謨

而莫擬均心彼我等悅怨親物有常懷人無異念自北

闕紛擾河洛沸騰北鷄索家蕭牆起釁事以

集作似

譚尚

義以疑類闕沉競

一作親

尋干戈民無定主候馬乞師月

陳庭廡裹糧請救日填闕下單民有時雨之望遺黎興

後之悲誠感仁恕理惻皇慈任好璪璪納二晉君小
白區區存三亡國况我朝廷寧忘拯救是以命師薄伐
至於伊川雲旗屢張非為翫武鉦鼓載陳豈尚威力湯
武不祀周有義兵匹夫是讐尺土非利百戰百勝非善
之善九拒九攻終勞率土納隍之慮無忘寢食李陵失
律摧一作隨身晉陽獲彼來移聞見委曲知魏當辟得人
兆龜有主作相惟賢棟梁克一作克室欲偃兵戎式敦隣
好九臯既響嗟天已聞銅山一啓靈鍾斯應矧乃出其

言善千里莫違嘉言孔昭良以收納且敵怨敵惠不在
後嗣亡羊補牢亦所未失移至月日輒以奏聞即蒙詔
可不爽來意行符一作緣邊偃兵解甲庶烽一作火不
警邊亭息候征夫捨刃斗之勤處婦無憤望之志尋常
不爭農桑是務分災恤患繼好息民稜在此歲久情無
疑難還使賫移報彼來懷

答魏初和移文

任孝恭

蓋聞軒轅五十二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靖

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帝屈茲上聖承

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含弘二儀而覆載照高日月澤畜

一作富

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尋干戈爭以興廢

一作發

王無卒歲相不決辰隻馬乞師月陳庭闕裹糧請

救日款闕扉故屢動震

一作雲

旗再驅蒼兕同小白之存

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讐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

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百姓納隍之念無忘日昃李陵

以失律蹙摧麟羽同孟明之返秦似荀瑩之歸晉少展

一作并費來移文之委曲知彼當譬得人兆龜有主欲偃兵

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唳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
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畫卷刁斗夜停混鷄犬

於四隣接桑麻于二境

一作皆藝
文類聚

右二篇大同小異前篇加詳後篇見藝文類聚今
英華並收不欲去取內有同處止于後篇作白字

移齊河陽執事文

庾信

周天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大都督陝西總管府移齊河陽執事自疆場卧鼓邊
鄙收烽義讓之行未能朞月孔誠誨盜即值包藏是以
板載之師須時而動自安封域非求拒防雖復風塵暫
接旗鼓無侵五將即迴雙嶠已靜始奉朝旨獲被一作
移書令受叛城使迴軍實想彼邊司已奉處分既有此
還輒須領納未知何日可遣戍兵指附行人遲能速報
盟且不渝隣境相善顧瞻原野幸甚實多故移

同前

周天和四年十一月十日陝州摠管長史梁昕移齊河陽執事自拭玉繼書通闕去傳實謂上方銷劍山陽息馬故茲禦客或慢重扃屬彼司疆陰行善盜君一臣二上穆下乖國家以邊鄙心搖須固備守大司馬齊國公天子介弟中軍元帥駕馭孫吳驅馳貔虎舉因農隙義異城郎師巡我境曾非反軛縮載之畢前旗已迴彼國兵馬不防殿後餘塵遂至相接建旌一作忠壘上未及五申安鄴城傍先驚七伏當時鋒刃或膏原野所獲彼將

夏州刺史梁老首領今以相還尸鄉不遠無令久客馬
驢甲兵具條相勒封人宜依領納宿無鬪志不獲交綏
致此埃塵誰階其咎故移

移虜留使文

年月朔日某官告配某州郡前本欲發遣彼使但某入
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且狼星表邦嚴
霜已戒浮河亂濟長路苦寒時當獻歲惟新三元告慶
珪贄盈庭華裔參軫式觀盛禮洽此嘉謹陽和既動澤

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諫諍

諫東宮啟一首

諫東宮左右非其人啟一首

諫東宮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內啟一首

重諫東宮啟一首 規正東宮啟一首

重上直言諫東宮啟一首

諫東宮啟三首

上東宮啟二首

諫東宮啟

于志寧

按舊唐書太子承乾以農時營造曲室志寧上此書又載六百六十七卷書門今存其目

諫東宮左右非其人啟

此篇按舊唐書是諫承乾第二書當移入六百六十七卷書門今存其目

諫東宮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內啟

前人

按舊唐書志寧上太子承乾第三書又載六百六十七卷書門今存其目

重諫東宮啟

張玄素

此篇按舊唐書是諫承乾第三書當移入六百六十七卷書門今存其目

規正東宮啟

高宗時太子賢

韋承慶

儀鳳四年為太

子司議郎

臣承慶言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承祧百姓繫心萬方延首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靜不可以不慎進退不可以不思固湏數引正人詢謀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每關於心所為合度必自知其過如此則正心起邪心息德業日新聲聞彌廣福祿可以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諂諛在側忠良不進意有所向則合詞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美有非莫悟有過莫知便自為神睿聰明超絕今古驕溢之漸常必由之伏

願特留睿情每存規誡聞過必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
常恐不及則邦家是賴天下幸甚進德脩業大易垂文
說禮敦詩春秋所貴尚書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殿下昔在藩邸耽讀典墳論
道觀書匪朝伊夕自升儲貳已歷炎涼侍讀承言稍以
稀簡雖睿姿天挺神用生知器業自然非求外獎然更
加研勵彌益風猷伏願數召儒生勤脩學藝縑緗不離

於左右披閱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知月聞所未聞
凡在匹夫苟能強學猶可以高取名譽坐致簪纓况殿
下以儲后之尊而能留心於學德音之美固無得而稱
焉畋獵馳騁敗德之源必須順動不可以盤遊無度至
於從禽逐獸絕野馳原駿足雲飛輕弧電舉當其適意
豈憚艱危無險不陵無深不赴忽然奔馬委轡猛獸逸
羣致驚駭之憂貽顛墜之患雖有所悔如何可及夫以
千金之子猶且坐不垂堂况在萬國之貞豈可不思重

慎殿下初升儲位養德春闈理宜靜默自居文史為務不可數為遊縱以損德音尚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詳覽古今以為鑒誠殿下驅使之人每於北門召入如此等色皆是儉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謂別蒙恩幸外則妄為威福內則專事諂諛巧媚百端以求顏色日為一事時進一言漸漬纖微遂成瑕累此之浸潤最難覺察特須斥遠屏黜不宜親近左右殿下皇儲國嗣帝子天孫

府庫充盈宮室崇麗但使不為鄙僻不作奢淫凡所營
求有司畢備何藉此等別有祇承今南衙官寮皆是
搢紳士子或者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望英材脩身潔
行莫不策名委質奉事殿下自非陪扈法仗不得一奉
宸顏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承恩盼伏願一皆杜絕勿
許更至宮闈所見者唯端士正人所聞者唯詩禮典誥
則邪孽無由而起咎悔無從而生睿德彌高休聲日遠
伏見今年六月三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學士極少令

賓客庶子詹事及宮官五品以下各舉所知今出已來
日月已久官寮所舉咸已進名迄至于今更無進止殿
下敦崇學藝廣訪時英天下四方莫不欣悅文學之士
飭躬待問而淹歷時序未有指歸朝士措紳咸謂殿下
徒有其聲而無其實私談竊議頗盈衆口但令出惟行
理非虛設舉能進善其事不輕一降令書終年寂寞天
下英髦誰不解體此乃欲益反損應是更非伏願與賓
客庶子等量宜早為處分事或不可專決亦須速以聞

奏不可淹延致招誹議今關隴之外蕃夷寇竊國家將用帛伐大興師旅轉輸給用糜費日多聖上內恤黎元外憂疆場宵衣旰食惕慮兢懷殿下在國為儲君在家為長子事兼家國何以自寧至於居處服翫飲食聲樂並請務從省約以助聖上憂勞不可每事豐華自為安逸儲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宮闈務簡不資每日坐朝至於朔望之辰諸王賓客咸萃皆欲親承睿旨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月不曾一坐恭已之義竊謂有虧伏

願每至此朝特臨法仗則殿下無宴安之逸羣寮有趨
奉之歡臣聞體寬裕之德者在乎納諫懷忠貞之極者期
於盡節是知君以不諱昭其美臣以無隱達其誠固君
臣之大義古今之通道伏惟殿下挺睿研幾凝貞毓照
處帝王之元子為億兆之副君當其冊命之初天下含
齒戴髮童兒牧豎莫不歡忻踴躍抃舞謳歌者以殿下
至德至仁克忠克孝故能上當天意下應人心雖夏邦
建啟周朝立誦不之及也但能行之以道守之以仁居

安慮危在滿防溢一日三省一事九思知稼穡之艱難
省宮苑之遊翫正辭雅誥每關心術奸聲亂色不留聽
明忠讜者引而親之便佞者屏而遠之則可以長祖宗
邇永任國本照黃離以保元吉居蒼震而亨利貞臣出
自膠庠即叅藩邸微班再易馳年十變短才弱翰濫蒙
甄獎書記文章特受恩寄洎乎嗣登銀榜復得忝侍銅
闈俯存簪履之餘仰攀鱗羽之末蕩蕩鴻澤一作鴻澤
濡不已區區淺志答効無階所以輸罄心源瀝盡肝血

奉芻蕘之片議獻狂瞽之一言庶輕露馳聲薄滋於少
海纖塵驟影微助於遙山逆耳儻伸觸鱗甘罪無任控
款之至謹奉啟以聞

重上直言諫東宮啟

高宗時

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
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
姿岳峙淵澄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
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耀之輝萬姓

聞洊雷之響夫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君非人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踴貧窶之室無以自資朝夕皇皇惟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朝一作宮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惟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

姓亂則帝王不得

能一作

獨理故古人云

二字一

明君飽

而知人饑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

今關隴之外凶寇憑陵西土邊氓凋喪將盡干戈日用

烽柝荐驚

一作興

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雖

蜂蠆之小毒亦足以煩師旅而擾邊隅矣殿下為臣為

子乃國乃家為臣在於竭忠為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

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

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

伏承北門之內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宮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

賴

一作

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若不

不一作

加防慎必有

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悅之臣又聞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

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敬慎之謂也
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
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
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久可大
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
靜默無為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
脩節儉畋獵遊娛不為馳騁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
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

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為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

鴻業者也

一作矣

臣昔叅朱邸忝膠東之藩吏晚侍青宮

叨望苑之儲寀每得親承睿盼側奉宸規出入銀榜之

前旦暮銅樓之下小人頂戴無以勝恩區區淺誠竊不

自己古人耻其君不及堯舜臣亦願殿下超於啟發是

以冒進狂言庶有裨於萬一微生萬死實無恨於三泉

謹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東宮啟三首

姚珽

按舊唐書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珽上書三篇並見
六百六十七卷書門今存其目

上東宮啟

睿宗時立
宗為太子

李景伯

景雲中
為太子

右庶
子

臣聞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禍福之來惟人所召應符影響可不懼哉伏惟殿下
稟粹重離摛英若木道光諸貳譽表元良掃凶稷而邦
家以寧贊寶歷而皇祚方永凡在羣品莫不仰賴語成

功則已大矣論盛業則已崇矣唯當養德青宮問安紫極去惡除本為善務滋納忠讜於正人杜浮媚於邪逕遊心經史引接文儒覽古今之得失為行事之龜鏡日新其美豈不盛歟近承諂曲之徒私進女色莫非倡蕩穢跡可知將入宮闈以為娛樂傷教敗禮豈復是過及其出入矜誇恩幸坊曲之間能無漏泄至如榮忝簪笏跡預朝廷稍涉奸私尚為深累况一國之儲副萬方所瞻奉焉可不自戒且政之興衰皆由化下自上所及若

草隨風理在必然不可不慎竊惟後宮命婦員品稍多
兼選良人固為淑麗止足之賞疑詎假旁求此非殿下
之本心直被小人之所誤臣實庸鄙智識無聞濫齒榮
班謬叅宮相職在規諫冀申裨補若其嘿而自守何以
上答聖恩非直尸素之罪人亦當神祇之所譴敢罄愚
直以効涓塵伏願悔已往之失知昨非之弊念色荒之
誠懲縱敗之言勿近小人無聽邪說常恐有失兢懼為
心則睿德被於羣方頌聲振於毗俗天垂福祐永保無

疆儻蒙採納幸甚幸甚謹昧死奉啟以聞輕觸威嚴伏
待斧鉞謹啟

上東宮啟

玄宗在東宮遣使米
女樂就率更寺肄習

賈

曾

景雲中
為太子

舍人

臣聞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媿
黷無預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舊唐書於霸齊人懼之

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國富秦
人反間饋之美女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賢君

舊唐書
作名賢疾之已久良以婦人為樂必務治容娃姣動心

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伏
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顒顒瞻仰德化而渴
賢之美未被於毗謠好妓之聲或聞於人聽豈所以追
啟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閒宴私
多豫後庭妓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弊猶隱至於所

司教習彰示羣寮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下明

舊唐書
作

教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使

採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內外皆知殿下放鄭遠佞輝光
日新凡在含生孰不欣戴謹啟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勸學

上東宮勸學啟一首 上東宮請講學啟一首

薦士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一首

薦韓乂啟一首 薦王寧啟一首

賀官

雜賀
附

賀陸相公拜相啟一首 賀趙相公拜相啟一首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一首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一首

賀門下裴相公啟一首

賀門下李相公啟一首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一首

賀相國汝南公啟一首

賀高相公除荆南啟一首

勸學

上東宮勸學啟

玄宗為太子時

劉憲

臣以今月二十二日侍從外叅親奉令旨令臣勾當所
進書隨了隨進并語臣云當今閒暇正好讀書臣自承
殿下之好尚私心歡喜不能自勝伏惟天縱神武生知
睿哲誠時與理會固無待勤求然自古及今皆重于學
至於光輝盛德發揚令聞安靜身心保寧家國除此之
外更無以加常人讀書擬干爵祿事須精熟乃堪試練

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哉蓋應
略知大意而已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
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寮之望幸甚幸甚
侍讀褚無量經明行脩在朝罕匹是以皇帝簡擇令侍
殿下謂宜時蒙召問而察其言臣以愚劣忝迹端士區
區之誠莫不罄竭謹啟

上東宮請講學啟

玄宗為太子時

張說

臣某等啟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

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
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
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
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
縱聖敬日躋神算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國家
兆人由是歸德六合所以推功主壘青宮固本也分務
紫極觀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
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

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
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
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
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
可觀况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
之餘引進文儒詳觀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
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
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願慙端士叨侍宮闈日夜祗懼

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効塵露輕進芻鄙庶垂採擇臨
啟如失伏用兢惶謹啟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刊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

讀等升堂觀

集作觀

與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

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

集作接

對何嘗少

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

集作公

冀聞餘論仍令

集作今仍

錄留啟本以代書紳

薦士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

柳宗元

某啟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
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以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
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萬萬有加焉是以所出者
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
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
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
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

錮若被文繡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閣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閣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孝仁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咸以孝德通于鬼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今乃彫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

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達仕不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地

地集
作士

馬可不謂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

罪也其敢逃大譴

七字集
作罪其敢逃

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

謹啟

薦韓又啟

杜牧

某啟昨日所啟言韓拾遺事非與韓求衣食救饑寒也
御史亦豈為救饑寒之官乎中丞必曰大梁奏取韓以
救饑寒何不去夫幕吏乃古之陪臣以人為北面雖布
衣無耻之士亦宜訪其樂與不樂况有耻集作道之君子
乎韓以旅寓洛中非不樂汴集作梁也不甘不告之請耳
韓及第後歸越中佐沈公江西宣城府罷唐扶中丞辟

於閩中罷府歸路由建州妻為元晦同高祖妹惡晦為
人不省之及晦得越乃棄產避之居常州殷儼者仰韓
之道自閩寄百縑遺之及門不開書緘而斥去之牧比
兩府同院但見其廉慎高絜亦未知其道太和八年自
淮南有事至越見韓居集作君於境上三畝宅兩項田樹
蔬釣魚唯召名僧為侶餘房究易嬉嬉然無日不自得
也未嘗及身名出處之語未嘗入公府造請與幕吏宴
遊因此不為縉紳所相見禮蕭高二連帥至即日造其

廬詢以

其集作

政事稱先人梓材有文學高名沒於越之

府幕故不願復為越賓及高至許下厚禮辟之其為人
也貞絜芳茂非其人不與遊非其食不敢食蕭舍人考
功崔員外是趨於韓交者牧復趨於蕭崔二君子者即
韓之去牧其間不啻容數十人矣亦安得知其賢而言
之復不僭乎伏恐中丞謂韓求官以衣食干交朋者中
丞初在憲府固宜慎選御史御史固非救饑寒之官某
久承恩知但欲薦賢於盛時雖至淺陋亦知不可以交

友饑寒求清秩以干大君子者伏恐

集作慮

未審誠懇故

此具陳本末伏惟照察謹啟

薦王寧啟

某啟前渭南縣令王寧前件官實有吏才稱於衆口年少強力一也遇事必能裁割二也既蘊智能無頭角誇誕三也廉直可保四也處於驕將內臣之間必能和同五也今者邊將生事雜虜起戎不憂兵甲唯在饋運某過承恩獎輒敢薦才伏惟取捨之間特賜恕察謹啟

賀官

雜賀附

賀陸相公拜相啟

呂頌

某啟伏見詔書相公拜上台之位寅亮天工登翊王室
弼成大化佇致和平叶一人夢卜之求副四海具瞻之
望凡在中外孰不慶幸方今聖主文明天下思理兵革
不舉于茲十年黎元有再安之望戎馬有歸牧之勢夫
物應有兆機生其微制動者守乎靜求直者端乎表秉
鈞者慎始而圖其終也相公天實生德錫我皇家顯顯

蒼生延首以望蠻夷左衽亦仰無窮某受任遐荒職在
邊鎮瞻戀欣忭無任下情

賀趙相公拜相啟

某啟伏見某月日詔書伏承相公膺啟沃之心登輔弼
之任人望已久天意下從休聲颺馳浹洽海內凡在士
庶不勝慶幸伏以陛下文德聿脩武功克靜稷粢不作
昇平漸階正可乘天時以創制因人事以立法天其或
者必以相公乘啟聖之運致仁壽之期自然百度以貞

九流式叙霜露所墜罔不開化蠢動含生皆遂其性致
君堯舜何獨古人某受命荒服職在天涯瞻望喜躍無
任下情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啟

柳宗元

某啟伏聞以武都符載為記室天下立志之士雜然相
顧繼以歎息知為善者得其歸嚮流言者有所聞執直
道之所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甚
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為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

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為見
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
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
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隤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
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
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竒寶之有
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謗自非大君子出世之
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

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啟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元稹

某啟伏見當道節度使牒伏承相公生禽吳元濟歸斬
闕下功高振古事絕稱言億兆謹呼天下幸甚某聞舉
世非之而心不惑者謂之明羣疑未亡而計先定者謂
之智日者天棄淮蔡蓄為汙瀆五十年間三后垂顧眇
爾元濟繼為凶妖謂君命可逃以父死為利聖上以睿
謨神筭方議剪除羣下守見習聞咸懷阻沮公英猷獨

運卓立不回內排疑惑之詞外輯異同之旅三軍保任
一意誅鋤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
憤激親自拊巡靈旗一臨餘沴電掃此所謂俟周公而
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凡在陶甄孰不忻幸况
某早趨門館抃躍尤深僻守遐荒不獲隨例拜賀無任
踴躍徘徊之至

賀門下裴相公啟

劉禹錫

某啟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睿暮秉

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山岳効靈制勝於罇俎之間指
蹤於講牒之末蕭斧既定袞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
如風草一德交暢萬方集作和平運神思於洪爐納生
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于古今某恪守遐荒不獲隨例
拜賀瞻望抃躍無任下情

賀門下李相公啟

自西川入為
大夫拜相

某啟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思治益
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

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
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况同主國柄如吹埴篲舍
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
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
私感竊忭實倍恒情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啟

杜牧

某啟伏以上黨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
朔戰國時張儀以為天下之脊建中日田悅名曰腹中

之眼帶甲十萬籍土五州太行夷儀為其肩關鍵馬強
兵為其羽翼自逆黨專有僅及一世頗聞教育實曰精
強昨者凶豎專地之請初陳聖主整旅之詔將下中外
遠邇皆疑難攻蜂蟻螳螂頗亦自負伏惟相公上符神
斷潛運廟謀仗宗社威靈驅風雲雷電掌上必取穀中
難逃纜逾周星果梟逆首周公東征之役捷至三年憲
皇淮夷之師尅聞四歲較虜寇之強弱曾不等倫考攻
取之敗亡何至容易若非睿筭英略借箸深謀比之前

脩一何遠出自此鞭笞反側洒掃河湟大開明堂再振
儒校窮天盡地皆為壽域之人赤子秀眉共老止戈之
代某謬分符竹實由恩知慶快歡忭之誠倍百常品不
宣謹啟

賀相國汝南公啟

李商隱

某啟日者慶屬中興運推常武仰窺金版遐考瑤圖順
祖之孝思丹青曾閔憲皇之武力刀机彭常聖上初九
潛淵登三佩契以后稷岐嶷為小慧故人莫得知以漢

皇雲物為下祥故神無所豫洎陟元后洪惟長君固必
降非常之人輔惟新之政伏惟閣下昭回降彩沆瀣融
精往執靈鈺正星辰之分野今調鏤鼎猶日月之得天

昔軒后師臣成

集作商

王畏相殷奉伊尹則謂之元聖周

事呂尚則命為太公此王者之所以尊賢傑而不以為
疑也至于姬旦金縢不與燕召同列仲尼麟史不令游
夏措辭甘盤尊舊學之名夷吾居仲父之位此又賢傑
之所以自負其道而不以為讓也上下交感人祇叶從

是我后夷姦秉哲之辰是閣下宰物康時之夕清廟係
心矣蒼生延首矣允也無間樂哉惟時某早奉輝光嘗
蒙咳唾牛心致譽塵尾交談而契闊十年流離萬里扶

風歌則劉琨抱

英華作跪

膝白頭吟則鮑昭撫膺重至門關

空餘皮骨方從初服無補大鈞穿履敝衣正同北郭槁

項黃馘乃

集作仍

類曹商未知伏謁之期徒切太平之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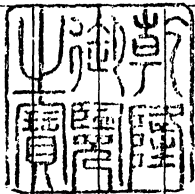
下情無任抃賀踴躍之至謹啟

賀高相公除荆南啟

胡曾

伏以相公承家業峻開國勲高術妙六奇圖精八陣生
民皎日聖主迅雷才成破趙之功旋告下齊之捷故得
威宣破竹力號拔山弛張七德之中舒卷五車之內東
周士庶咸遊沸鼎之中西蜀蒸民悉在春臺之上蓋由
人事豈屬天時昔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
江騰海沸山動岳搖荆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
難赤眉卷地黃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
之術若不預咨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池鷺巢

衛幕崑岡火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智愚同陷雖思嘗
膽何補噬臍且擘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
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
能定荆楚非相公不能綰貨泉既無易於肩堯遂有成
於命說伏計即離犀浦遽赴龍山銷唐堯旰食之憂解
黎庶倒懸之急某家在湖外郡出關中遂假道於荆關
獲起居於梅鼎仰將軍之大樹敢議營巢窺丞相之巨
川唯希在藻伏惟照鑒



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二